

南宋联蒙灭金的背后

王春南



“前车覆，后车戒”，这是中国的一条古训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春秋》等先秦典籍的一条基本精神，就是要给后世留下历史经验教训，也即《资治通鉴序》所说“垂鉴戒于后世”。不重视历史经验教训，不以史为鉴，要犯大错、吃大亏。

历史上就有忘记前车之鉴的人，南宋理宗赵昀便是一个典型。宋徽宗赵佶曾犯过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即在宋朝的仇敌辽国被金国打得落花流水时，于 1118 年二月，派马政渡海到辽东，同金国订立“海上之盟”，约定宋金两国共同讨伐辽国。以为在宋金夹攻之下，辽国不难灭亡，辽亡之后，即可达到夺回燕云十六州、报仇雪耻的目的。高丽国提醒宋徽宗：保存辽国，可作为宋朝的屏障。可怕的不是辽，而是金，它乃虎狼之国，千万不可交，对它应早作防备。忠言逆耳，徽宗听了大为不乐。结果，辽是亡了，但随后北宋也被金灭了，距订立“海上之盟”不过五年时间。宋理宗应当熟知这段历史，但他并没有以徽宗的前车之覆为鉴，断然决定联蒙灭金，重蹈了宋徽宗联金灭辽的覆辙。

理宗在位长达 40 年。《宋史》说：“宋至理宗，疆宇日蹙，贾似道执国命。”理宗特别宠信宰相贾似道，因为宰相中只有贾似道一人支持他立忠王赵昀为皇太子。特意将不予配合的宰相吴潜撤了，让贾似道“独相”，独揽大权。又宠爱丁大全等奸佞之臣。他有一句名言：“人主之职无他，惟辨君子、小人。”实际上他分不清君子、小人。要说他头脑很糊涂，也不尽然，他在决定联蒙灭金时，是被一种急切要为徽、钦二帝复仇的心理所支配，也被朝野舆论所推动。朝臣们对他随声附和，他以为朝臣们都真心赞成联蒙灭金的决策。

蒙古假道南宋灭金的方略，是由成吉思汗定下的。《宋史纪事本末》说，宋理宗宝庆三年（1227）七月，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（具体地点在今甘肃清水县）。临终前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金精兵在潼关，南据连山，北限大河，难以遽破。若假道于宋，宋、金世仇，必能许我，则下兵唐、邓，直捣大梁。金急，必征兵潼关。然以数万之众，千里赴援，人马疲弊，虽至弗能战，破之必矣！”成吉思汗毕竟深谋远虑，有战略眼光，想到单凭蒙古当时的军事实力，要很快攻灭金国，是很困难的。若想攻破尚有相当军事实力并且顽强抵抗的金国，必须争取它的世仇南宋的配合。他的方略就是向南宋借道，然后进军唐（今河南唐河）、邓（今河南邓县），直捣大梁（金后期迁都汴京，今河南开封）。金国势必要从潼关调重兵解大梁之围，

千里跋涉，赶到大梁，疲惫不堪，哪能打仗？灭金就有了把握。他的后继者执行了他的方略。

1231年，蒙古军向南宋借道，没有成功。乃攻破大散关，攻进汉中，一路打到邓州。次年春，蒙古军在钧州（河南禹县）南三峰山将金国的精锐部队消灭殆尽，随后进围汴京。五月，汴京城中发生瘟疫，50天内，死亡90余万人。城中粮尽，以至人相食。

1232年底，蒙古统治者派王檣来南宋，商议夹攻金国之事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朝廷，朝中大臣都认为这是复仇的绝好机会，只有赵范一人持有异议，他说：徽宗宣和年间与金国订立的海上之盟，最初以为牢不可破，后来金国败盟，大宋自取其祸，这段历史，不可不鉴啊！理宗不听，命史嵩之派使者回复蒙古军：南宋朝廷同意跟蒙古联合攻金。史嵩之乃派邹伸之前往，蒙古承诺一俟灭金成功，以河南地归宋。这自然是很大的诱惑。1233年初，金哀宗完颜守绪从汴京逃到归德（河南商丘），夏天，又从归德逃到蔡州（河南汝南）。蒙古都元帅塔察儿派王檣请宋出兵合攻蔡州。史嵩之先派兵跟蒙古军合攻唐州，将其攻下。当唐州未下时，金哀宗曾不屑地说：我们很难跟蒙古军较量，“至于宋人，何足道哉！朕得甲士三千，纵横江淮间，有余力矣”。话是狂了点，但也说明南宋的军事实力是很差的。

这年九月，金哀宗派完颜阿虎带南宋乞求支援粮食，完颜阿虎带出发前，金哀宗对他说：“宋人负朕深矣！……今乘我疲敝，据我寿州，诱我邓州，又攻我唐州，彼为谋亦浅矣。蒙古灭国四十，以及西夏；夏亡，及于我；我亡，必及于宋。唇亡齿寒，自然之理。若与我连和，所以为我者，亦为彼也。卿其以此意晓之！”这个金哀宗，倒有战国辩士之才，讲的话头头是道。他说，蒙古灭国四十，然后轮到西夏；西夏灭了，轮到金国；金国要是灭了，必然要轮到宋国，“唇亡齿寒，自然之理”。什么是“自然之理”？就像老子说的，“月盈则亏，日中则移”，是天然的，不是人为的。完颜阿虎带将金哀宗的话转告了南宋，头脑发热的宋理宗听不进金哀宗的告诫。十月，史嵩之派孟珙、江海率兵2万，运米30万石，赴蒙古之约。1234年正月，孟珙与蒙古兵合围蔡州。城中断粮已三月。城破之后，金将忽斜虎还率1000士兵巷战。金哀宗自杀身亡，身边的人按其遗言纵火把他烧了。宋将孟珙与蒙古都元帅塔察儿将金哀宗的遗骨和宝玉、法物分了。金国灭亡。

史嵩之派人以孟珙所获金哀宗的遗骨及宝玉、法物，还有被囚的原金国大臣张天纲、完颜好海等献给朝廷。临安知府问张天纲：“有何面目到此？”张天纲答：“国之兴亡，何代无之！我金之亡，比汝二帝何如？”理宗召张天纲，问：你真不怕死吗？张答：为气节而死，不怕。当时执政者欲大肆宣传灭金的事，以为是空前的胜利。在满朝文武兴高采烈之时，监察御史洪咨夔泼了一盆冷水。他上书说：金朝末主的几块朽骨，埋在大理寺就行了；应当以金国的灭亡报告祖庙；现在最要紧的，是要认清我朝的处境，与蒙古这个大敌为邻，好比“抱虎枕蛟”，十分危险，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变，实难预料；不能因为抓了几个俘虏，就忙着论功行赏，忙着颂扬功德；要吸取徽、钦二帝的教训啊。宋理宗虽然点点头，但没有采纳洪咨夔的意见。

宋理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。1234年六月，他下令收复三京，即汴京、应天府（河南商丘）、洛阳，而根本不考虑是否稳操胜算。朝中的大臣们这回倒是清醒了，他们知道，要收复三京，势必跟蒙古闹翻，这可不是儿戏，所以都以为不可。范岳说：我们的敌人是新兴势力，气盛锋锐，它夺得的土地，肯让你夺走吗？史嵩之也说，荆、襄地区正在闹饥荒，不能出兵。乔行简上书说：“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？勇而能斗者几人？知而善谋者几人？”他说，没有二三十名能独当一面的将领，没有二三十万士兵，根本就不能打仗。又说到钱粮“，臣实未知钱粮之所从出也。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”，现在百姓都快家徒四壁了，州、县的仓库大都空空如也，大军一出动，费用浩繁，这钱粮从哪里出？理宗一概不听，我行我素。进入洛阳和汴京的宋军，得到的都是空城，没有军粮，将士们饿肚子，只得“班师”。十二月，蒙古统治者派王檣来指责南宋破坏盟约。蒙古军南侵便有了借口，从此，黄河、淮河之间，战火

时起，兵连祸结，没有宁日。

1276年三月，元朝大将伯颜进入临安。闰三月，元军掳全太后及恭帝至大都（今北京）。五月，元世祖忽必烈命恭帝为僧，全太后为尼。太皇太后谢氏后来也被送往大都。他们的结局跟徽、钦二帝很相似。徽、钦二帝在北宋灭亡后被金兵掳至五国城（今黑龙江依兰），死在那里。所不同的是，徽、钦二帝乃咎由自取，恭帝和全太后、皇太后谢氏是代人受过。

宋理宗协助蒙古灭了金国——蒙古最强的敌人，同时把宋朝的屏障撤了。如果说，在此以前，宋朝直接面对的是正在衰败的金国，那么，现在直接面对的则是正在崛起的强大的蒙古。自然，蒙古要积蓄力量到能够吞掉南宋，还需相当长的时间。在这段时间，南宋也可积蓄力量，但理宗和他的后继者什么也没有做，这是很愚蠢的。理宗在位时，监察御史洪天锡上书说，天下之患有三：宦官、外戚、小人。还要加一条：奸相。朝政如此，要振作也难。

《宋史》说，理宗没有见到南宋灭亡，已很幸运。这句话，不无讽刺意味。